



【浮世绘】

## 乌金巷的理发师

□安宁

去旧城区的乌金巷做头发,一进门就看到理发师小陈正边打电话边哭。一个卖保险的女人尴尬地坐在一旁,替小陈叹着气。我看了看,没跟已经泣不成声的小陈打招呼,扭头出门,到对面的阿三油煎店吃饭。

饭菜难吃,倒是听见哄着三岁女娃的老板娘不停地接着外卖订单。一帘之隔的厨房里,大约是她丈夫的男人,正将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作响。整个饭馆里只有我一个人,窗外的乌金巷有些冷清,好像人们已经提前回家过节,就连空气里都荡漾着一丝孤独。

草草吃了几口,就又回到小陈的理发店。她已经哭完,眼睛红肿,原本就粗糙暗沉的皮肤,因为睡眠不好,眼袋愈发地下垂,仿佛那里挂满了她在人间的苦楚。卖保险的女人大约觉得这不是一个推销的好时机,讪讪地说了几句废话,就起身离去。

我直截了当问小陈:给谁打电话,哭成这样?

她的眼泪再次像开了闸的洪水,汹涌而出,并用提高八倍的似乎要把整个理发店都掀翻的声音颤抖着控诉道:“我大嫂太过分了!我弟弟得癌症快要死了,当初大哥大嫂动不动就跟弟弟要钱,有数的欠了10万块,没数的几百上千,加起来不知有多少!可是现在,弟弟因为没钱买药,我让他们汇钱,我从呼和浩特买药回去,结果我大嫂直接说没钱,又说弟弟自己有钱不治病,怨谁呢?他们就是这么狠心!如果我弟弟有个三长两短,我会怨恨他们一辈子,再不跟他们来往!”

我直接骂小陈: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,再管别人?他们的关系怎样,跟你有什么关系呢?

你看看你自己,二十岁来呼和浩特,现在四十岁了,一分钱没存下,一间房子没买下,一个好男人没找到,开个理发店却越开越偏僻!我要是你,早就存下三套房,租下一个理发店,雇人理发当老板了。难道你还没看明白,一切都是钱的事?你如果有钱,直接拿出钱来给弟弟买药,现在还会跟大哥大嫂纠结这些破事?你知不知道人过于善良,有时就是笨、傻,就会被人欺负啊?

小陈终于被我骂得停止了哭泣:“我的钱刚刚拿去交了店铺租金,一分都没有了。你说得对,都怨我太笨了,找了一个又一个男人,可他们都在花光我的钱后离开了我,现在我再也不恨他们了,只恨自己那时太傻……”

两个人一时间找不到话说。一个男人打电话过来,问小陈吃饭了没有。小陈冷冰冰地说忙,便啪一下挂断了。我问,又有人介绍新男朋友给你了吗?她说不是,她交了几百块钱的年费,在相亲网上找的网友,还没有见过面,只知道这个人在呼和浩特打工,每个月三千块钱工资,在老家县城有一套房子、一个车库,但卖了也就值二十万。她觉得不靠谱,淡淡地先聊着。我说千万别相信网上的男人啊,她说她也不信,可是因为好朋友莎莎在网上找了一个好男人,已经结婚生子,而且男人有一份月入八千元的正式工作,还有房子,父母在三亚也有房产,她就怀着试试看的态度,也去注册了一个号。不过莎莎也是在网上找了10年才碰到这样一个好男人,算是万里挑一,剩下来的估计也没什么好的人了吧?

无意中又聊起她的腰椎病,问好一些了没有。她突然兴奋地向我推荐一种传统疗法,虽然说不出名字,但据说不管什么病,吃半年药肯定好,而且连听三天课,病就会好大半。她当初带弟弟去听课,听了三天,病就感觉好了许多。我笑她:那是吃的药在起作用,不是听课听的,如果病都这样好治,还要医生干什么?

“不,真的有效,我开始也不相信,但我周围好多人都听课听好了……”

我知道小陈有陷入虚假宣传的麻烦,便叹口气劝告她:“小陈,千万别再相信这些骗人的把戏了,你要努力攒钱,学会好好爱自己。至于爱情和婚姻,暂时不要勉强,人生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

小陈看看窗外冷寂的街巷,低声回复我说:好吧。

做完头发出门,已是晚上10点。夜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,但我希望某一天,会有那么微弱的一颗,照亮小陈深巷中隐匿的店面,照亮她的人生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中年的凝视

□李晓

越来越喜欢往山上走。离城十多公里外,有绿海连绵的大山,向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。大山上有树,像兵一样的凛凛阵列,香樟、泡桐、槐树、黄杨、黑荆树、松柏、椿树、榕树、柳树,植物的大家族,在山上和睦地相处。去山上的次数多了,树与人,似乎彼此之间有了灵犀。每逢我去山上,枝叶摇曳多姿,婀娜起舞,感觉似在集体跟我打招呼,我的内心就会被漫山的深绿浸透,在冥想中活成了植物的神态。

几年前看过一篇报道,有人曾做过研究,说植物也是有情感的。他在家中养了两盆绿植,对其中一盆每天柔声细语地说话,对另一盆绿植则每天恶言恶语。两盆植物发生了奇怪的变化,被温柔对待的那盆植物生长得郁郁葱葱,被咒骂的那盆植物似乎失去了自信,很快枯萎了。看这篇报道的那年,正是我诸事不顺时,心里总是多了对命运的抱怨。这篇报道给了我启示。在命运迁徙的河流中,我把心态尽量置于柔和放松的境地,多多体谅他人的艰辛不易,反省自身杂念与欲望困顿中的肉身缺陷,河流浩荡中,河床拓宽了。

也就是那一年起,我开始喜欢去山中看树。每一棵树俨然都是立于大地之上的一个人。我深深地对树们凝视,完成自己的精神自愈。特别是一些盘踞在山中的老态龙钟的大树,它们与我有亲人一样的感觉。看到它们铠甲一样的层层树身,我总忍不住摸上一把,掌中全是树上苔藓,让我想起老去的亲人们皮肤上的老年斑。

这些年,像这样对树安静凝视的时间已不多。望着手机屏幕的时间,是望星空时间的数倍。每天在微信群、朋友圈里幽灵一样出没,于不断窥探他人晒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莫名生出空虚与焦虑。在网络碎片化浏览的磨蹭蹭中,

一天的时间就成了指间漏掉的沙,人变得懒散无根。

网络有时也是诞生表演的场地。一位友人,一年之中从没一句单独问候,但在一个群里却屡次邀请我到哪里聚聚,引得群里“众亲”一片点赞。同样,我也给不少群友机械性、强迫性地点赞,担心一旦不点赞,彼此关系就会生疏。最后却逐渐在网络格式化的点赞中,失去了生活中有温度的交往。不少亲戚也是如此,平时在微信上打招呼,发一些网络上的表情符号,冲淡了往日亲亲热

热来往的纯朴感情。

人心浮躁的时候,在大自然那里或许可以得到补偿。凝视一棵树,全身涌流着汁液水分,树在俯首向心,养育自己的根,根上有水,供养着一棵树。

在川流不息的人生里,其实每个人都是以一棵树的姿态在独立生长。根须触着根须,那是我们在人世间的牵扯牵挂。

我凝视那些让我牵肠挂肚的“树”。

84岁的父亲,被自己的肉身困陷在沙发里。因为严重的痛风症,脚踝上长满了痛风石,行走不便带来的痛楚,让父亲愈发寡言,与母亲整日在默默无语中彼此陪伴,白天盼天黑,天黑盼天亮,有时困倦之中突然嘟囔一声:没啥意思了。有天我去看望他,见父亲怀抱着一本老影簿痴痴凝望,眼神迟缓移动,目光幽蓝深沉。他往往就靠这样翻看老照片的动作,打发一天慢吞吞的光阴。见我去了,父亲指了指一张照片示意我看,那是我7岁那年的夏天,去县城父亲所在的机关,在一家叫做“红星”的照相馆里拍摄的。照片上的我,白衬衣的扣子一直扣到颈上,木讷表情中似乎还有着对人流熙熙的县城的不适。我与父亲对坐,一时无话可说,他突然烦躁地挥挥手:你走吧走吧,来看我干啥啊?我冲动之中起身,准备真的就走了。开门后,回头望见父亲歪过头,正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那一瞬间,我望见往日威严的父亲逐渐变得跟老太太一样和善慈悲的面容,皮肤松弛下垂,目光呆滞。我又转身坐了下来,说:爸,我们聊聊。我看见父亲浑浊的眼里浮起了一层光。

父亲,还有老去的亲人长辈,就是这样一棵棵日益老去的树。岁月里的风雨雷电,铭刻在那些布满沧桑年轮的树身上。

友人老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爸爸最怕死》。今年54岁的老周,有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。老周说,一旦自己和妻子走在儿子前面,儿子又该如何面对人世?我偶尔去老周家,看见老周就那么长久凝视着做着各种怪表情的儿子,爱怜的目光仿佛要把儿子融化进去。老周就是家里遮风挡雨的一棵大树,还在护佑着他心里的那棵小树。

中年岁月,人间万物,请给我凝视的时间。凝视过后,我懂得该做什么了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退休以后

□丹萍

我一直劝大家,不要学我这么早退休。不管工作有没有前途,只要公司没垮,就好好干下去。如果垮了,就换一家好好干下去。

工作压力确实大,但没工作,压力更大。比如我这个退休女职工,早上遛狗就超有压力。如果6点出门,就会遇到锻炼的阿姨,她说,“你看你多好啊,早上起来还能运动一下,我女儿女婿还在睡觉,太累了,每天都加班。”离开电梯时,她还要回头和我说一句,“我不愿意他们这么拼事业。”

如果想不遇到阿姨,再晚点儿呢,就会遇到上学的小孩。他们看见狗狗就想和它玩,出了电梯还一直围着它转,我会鼓励他们摸摸狗狗的头。没摸两下,他们的妈妈就会说,“快走快走,我可没时间(像那位阿姨那样)陪你们磨蹭。”

如果再晚点儿,年轻的邻居们就陆续出门上班了,电梯里全是拥挤的人和香水味。我就觉得自己穿着里里外外的家居休闲服,特别不配和大家挤这个时间的电梯。

这种不配感无处不在,比如周末出去玩也会觉得不配。周六在植物园拍黄风铃的人比树上的黄风铃花还多,我就觉得,既然自己周一也没事,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和大家挤呢?错峰消费,让有工作的人先拍不好吗?

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去挤占资源,我似乎总在周末才有时间出去玩,因为身体是有记忆的,虽然我不上班,但我的身体还在按照工作时间执行着作息。一到周末,我就想放松一下,虽然周一到周五也并不紧张。只是周一到周五如果过得特别放松,我会有点负疚感,只有周末,我才开心得很放心。

平时一开心,我就要花点时间回忆自己的辛苦,作为理应享受当下幸福的证明。事实上,我不找证明,别人也会要求我找。比如我想买房子,银行要求我证明我的首付款是自有资金——怎么证明呢?比如可以用我近半年的收入来证明。可我这半年没有收入啊。我想,我曾经连续四年是报社的先进工作者,连续九个季度是公司考核的第一名,这些数据能不能证明,我通过漫长的职业生涯,已经挣出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呢?

退休之后还会有一些问题好难回答。刚才我去连锁快餐店吃雪糕,快餐店改善了自己的服务,以前雪糕第二个半价,但一个人吃不掉两个,只能两个人分着吃,现在他们允许把第二个半价雪糕存起来,下次再吃。可见人是多么孤独啊。

刚才我去消耗我的第二个雪糕归来,邻居问我,“刚下班?”我想说,我退休了;我去吃雪糕了;我没有下班,不是没下班,而是没有上班。但在电闪雷鸣的一瞬间,这样回答容易显得过于认真,搞不好会打乱打招呼的节奏,害得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。我只好说:哎呀,你的裙子很漂亮。

还有个问题就是,你最近在忙什么?我很忙,但又很难描述。比如我今天一天都在查东北虎的资料,还有代餐减肥究竟是不是智商税。还有就是找几个朋友,向他们了解某购物平台上的进口商品为什么会便宜。大家说,你在忙什么?你是在采访吗?要写稿吗?我说不是啊,我早就不做记者了。他们就会很疑惑:那你为什么问这些?我说我就是单纯想知道,我就是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,这和旅游、看书、外太空探险都是一样的啊。

他们又问,那你了解世界是因为呢?我只好说,我想了解保税区的政策,我想了解进出口的流程,我对跨境电商这块业务仍然非常看好,如果能够用新渠道和新技术满足用户需求,势必还有一波机会……这样说,大家才放心了。

退个休,心好累。